

南

廂

志

南廳志卷第二十

列傳二

謝鐸

章懋

石瑤

魯鐸

崔銑

謝鐸字鳴治台州太平人家世出晉康樂公後
經畧使鞅十二世而至鐸敏穎不羣少爲縣學
生以好學聞天順己卯舉鄉薦第二甲申登進

百曆三十八卷二
士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成化乙酉授編修丁亥
預修

英廟實錄成陞從六品俸壬辰冬十二月奉

命校勘通鑑綱目上疏言神宗喜通鑑理宗好綱
目而不能推之政治因勸求賢講學以史冊質
經傳窮理義則大本立而萬目自隨矣

上納其言乙未秩滿遷侍講仍加從五品俸當直
經筵撰講章必盡所欲言者嘗發明誠之者人之
道謂務虛名而不實用工夫如漢武帝內多欲
而外施仁義唐太宗外行仁義而內多慚德便

是不誠又如梁武帝酷好佛法唐德宗信任盧
杞不能明於治道之邪正人才之賢否是不能
擇善也唐玄宗初年勵精幾致太平後乃窮奢
極欲溺於所愛唐憲宗初年發憤志平僭亂後
乃好神僊迎佛骨有始無終是不能固執也時
純皇帝頗有偏好鐸以此諷然

上不以為忤也庚子連遭父母喪壬寅例當起復乃
謝病家居弘治初臺諫部屬言事者交薦之會
以修

憲廟實錄徵乃起供職庚戌擢南京國子監祭酒勳

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捐阜役錢以
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構東西二書樓以度鏤
版上疏請增楊時從祀而黜吳澄餘若擇師儒
慎科貢廣載籍復會饌均差遣論列尤多辛亥
陳情致仕而歸論薦者以十數特擢禮部右侍
郎管國子祭酒事

命吏部遣使卽其家起之鐸再辭不得道得疾徑
歸復請而敦迫日益急乃行至京辭所加職以
本官治事亦不許居二年辭至再癸亥修歷代
通鑑纂要

命爲潤色官疏又五六上復乞歸養疾乃

命給驛以行令有司俟病愈奏

聞正德戊辰吏部例上其名會權奸用事恐其復起遂仍

命致仕庚午正月卒年七十六鐸孤介寡合性氣屹屹嗜義如渴見不善若將浼然家居孝友自違養後輒無意仕進平生以行義爲重見專敢言亦勇爲以此見知于時而亦爲人所嫉其在北監也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襍面多狹邪以爲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

區居學者以省儉直皆出夫阜雇役悉籍爲公用諸生貧困亦有給死者請京府致賻給驛歸其喪又請別祀叔梁紇曾皙顏路孔鯉配之以全倫義而議黜吳澄論尤切皆不果行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雖尊官要地忌者不能無而輿論所歸若出一口其辭則相率請甯其去則爭爲論薦如輸粟納馬諸途素爲所抑者亦連名薦之前後所上辭疏

朝廷每優詔慰答至停祿以俟

命僅予告歸既其沒也

特贈爲禮部尚書謚文肅鐸父世衍嘗出祭田三十畝鐸買田代之而以其田分諸弟及供家塾間以塋族之貧者又買田以益弟姪數亦如之又修宗譜構基廬爲合族計其高祖孝子溫良遺行父弗白至鐸始表著之祖母趙氏以節死後鐸以侍郎考績請輟所得封

誥移爲旌典

詔特表爲貞節之門仍予

誥命以至鄉郡諸先正如方希直輩遺文善行皆

輯錄以傳與南京工部侍郎黃孔昭爲知己始
終不負嫺黨知識困乏者皆有周卹然實無長
物惟節俸入爲之其居常第蔬食醴飲而已爲
詩精鍊不苟力追古作當所得意殆忘寢食洛
遺音引序子嘗讀伊洛諸書見其精深奧博茫
無涯涘因取其詩口讀之而涵泳焉得百五十
七首萃而錄之曰伊洛遺音或疑詩人有志者
所不屑處矧伊洛之道顧於此而求之不亦左
乎是不然虞廷之廣神周室之進戒古之所謂
大聖大賢者詩固在所不廢伊洛之詩亦豈外
是以爲道哉獨任世之冒伊洛以爲名者其發
而爲詩不曰大極則曰陰陽不曰乾坤則曰道
德不曰爲龍則曰魚躍則曰雲影大光往往以
人曰此道學詩也是詩一出遂使詩家者流指
爲口實以吾儒爲不識詩有若顧子敬者乃欲
與伊川讀通典十年噫不亦重可笑哉昔者趙

活走能讀父書而一將輒改霍去病不學古兵法而所向無敵是則以道學爲詩者固不足爲知詩而以吾儒爲不識詩者又寧知詩之所以爲詩哉予生也晚固未知伊洛之學亦不敢自謂能知伊洛之詩者姑錄所見以代今年秋吾友席信大守王君良王乃以書來索予詩予詩豈足以示人而以免吾良王哉因取是編以應或者良王刊之郡齋與淵源錄並行以竊自附於三先生論事錄之義則亦豈非欲知伊洛之學者所願聞哉

文尚理致謹體

裁考訂評騭多前人所未及懲忿窒慾銘火燎

泗水潰隄於涓涓而不可止然則忿之熾而徒撲其焰欲之流而不塞其源幾何其不至忘身及親而沈溺以死也哉遷善改過銘進方覆之

黃陂必底于成仰既更之蝕尤曷損於明然則欲自異於禽獸之後希以必造乎聖賢之極致者可不致力於不遠之復而奉奉以服膺也哉

澄心齋銘水汨其源厥流乃渾性繫於情心曷以清汨也登之鑿也凝之不汨不鑿惟聖其能

之然則澄心有濟而不敬以居其何以爲作聖
之階乎我朝廖越歷代五事昔邵康節有言我
朝五事歷代所無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
戡天下在即位後三未嘗殺一無罪四百年方
因業五百年無腹心患臣愚亦謂我太祖
皇帝遠過於宋者亦有五事固歷代之所無也
一撥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
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
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蓋自昔翦
除暴亂以大定天下者有矣未有攘克夷狄以
收復諸夏者也自昔崛起江左以偏伯一方者
有矣未有肇基南服以統一天下者也自昔誅
其君篡其國以代其位者有矣未有戰不交鋒
兵不血刃而遂有其國者也自昔中興繼世者
在位享國之久者則有之未有創業之初而臨
御至于三紀者也自昔創業垂統者大綱衆自
之舉剛有之未有家法之嚴而垂訓至于詳復
者也於乎若我聖祖之神功大業可謂高
出萬古而絕類離倫者矣所著有桃溪集續真
又豈直遠過於宋而已哉

西山讀書記伊洛淵源續錄伊洛遺音四子釋
言元史本末宰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畧尊鄉錄赤城新志及詩集論諫錄

蝗忱藁汲綆餘誠歸夷雜詠總山集祭禮儀注

若干卷

虛齋蔡清上書畧曰清家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道及盛德云秉禮執義一時

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又得遜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定長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況況者迥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勸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淑爲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而後泥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當世執事與黃亞卿公及前學論趙先生之功大矣

章懋字德懋金華蘭谿人少游庠校讀書學問負經濟志畧然不自衒露與人交恂恂儒者也天順壬午舉鄉薦以易魁浙士丙戌再至禮部褒然舉首入翰林爲庶吉士丁亥冬除編修戊子春正月

朝廷舉張燈故事

命下詞臣詠詩懋謀諸同官黃仲昭莊景曰國家無事海宇又安內庭燃燈朝士踏歌傳之往史已非盛事此蘇長公所以有疏而深惜其君之不用也

今天子仁聖孝奉

兩宮將以備耳目之娛極天下之養則斯舉固足以
為樂然而大孝在乎養志雖舍是亦無有不樂
者吾輩盍進諫焉越明日偕二人同上章大要
以培養

聖德為本

上怒左遷懋知臨武縣時修撰羅倫亦以起復元臣
言事坐貶時人稱為翰林四諫會廷臣論救

上頓悟命與仲昭俱改南京大理寺評事既至畱心
職業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平反庶

獄老吏不如法所當執雖貴卿莫奪也南俸入
視北爲縮例益以堂隸顧直之羸懋獨無所益
三年考績省親予告尋擢福建按察僉事閩有
番舶銀礪屢爲患懋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商夷
兩便弛銀礪禁聽民採取自是不復盜患遂息
浮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泰寧寇作梗陽爲清
戎往掩捕之寇悉就擒沙尤饑盜起開倉賑濟
卽時解散會與巡察不相得加之行部積勞觸
瘴成疾因有去志考績至京遂疏求謝事吏部
尚書尹旻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

年四十一

從子拯撰行述曰公求謝專家宰尹

罷較不貪酷

不病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

色立朝懋之

罷較多矣古人一介不取懋之貪

多矣古人視民如傷懋之

酷多矣年雖未艾鬚

髮早白亦可謂老疾矣請舉一退之足矣尹公

愾然驚歎知其意次

持爲具奏得從所請

至家卽杜門足不入城府

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甘貧守道若將終身

詣門請誨者無間遠近常往來楓木庵中學者

稱曰楓山先生嘉遜將二十年廷臣論薦無虛

日

孝宗勵精圖任儒宿北以謝鐸爲祭酒南以屬懋懋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方遭父喪力辭

詔添設司業虛位以待及終制就官謹榘度尚德
化厲廉耻六館之士翕然向風豪傑有志者排
日執經質問所疑隨方而答人人自以為得師

國子監第七問國學之設所以維持世教造就
人材而非徒為粉飾太平之具也自昔以來其
建學之制為教之法得材之效互有不同則游
於斯者不可以不知也請以所疑從諸君質焉
孟子論學為三代所共宜其無異名也而禮有
上庠東序右學東膠成均璧廡之異何不合於
孟氏孔門傳大學之道不過三綱五目宜其無
他道也而禮有三德三行六藝六儀四術四教
之日何以不同於大學師一也而有人司樂樂
正師氏保氏司成司業之職何以分士一也而
有曰選曰俊曰造曰進之義何所取周之五學
與漢之三廡唐之七學宋之四學其數之不同
亦各有說歟今太學之六堂其亦有同於古歟
古之上以德業樹先今乃行業不修推筭撥歷

之月 豈以是爲惜寸陰耶古之學以明經爲
務今乃經術不講學非短差之詞苦道以是爲
李錦標耶欺諛相習每稱病以免坐堂奔競成
風或附勢而求速化揮拘束而樂放縱避勤勞
而未安逸若是者可望其有成付乎遠欲變化
士心作新七習使爲師者各舉其職不爲倚席
之博士爲上者各修其業不爲城闕之子矜爭
先於學問而資格之不計相尚於道德而奔競
以爲取不負善莠之化幸成棧樑之材何所施
而可 國初積分之法可復舉乎湖學經義治
事之教程子吏師尊賢之議亦可用乎抑別有
其道乎前代大學諸生有擧幅而教餉司謀者
有倡義而不汚朱泚者有殺身以爭宰相之用
舍者有捲堂以論宰相之起復者亦有護劣之
羞乎諸君皆四海之英由貢舉而來肯自處若
人下乎願一吐習中之奇老夫當斂推以拜下
風又問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卽孔
子所謂庶富教者是也然其設施之畧可得闢
敷藉之周宮則所以庶之者有九兩之繫與夫
保息之養本俗之安焉所以富之者有九職之

任與夫士會土宜上均之法荒政職事之頒焉
其所以教之者又有八統之馭十二教之施與
三物八刑五禮六樂之類不一而足其經制之
詳可得而悉陳歟孔門諸子言志有三年而可
使足民者有三年而可使知方者彼固有得於
俾人之數而其所以行之者何先漢唐諸巨爲
政有戶口增倍比室給足者有教化大行道不
拾遺者彼固未必能盡舉周官之政也而其所以
以致之者何由或謂制田里薄賦斂可以富之
今之賦斂非不薄也而公私匱乏饑饉相仍浮
殍載路其夫安在或謂立學校明禮義可以教
之今之學校非不立也而流俗日弊欺詐相凌
寇掠不息其咎誰執子諸生藏修壁水冒孔子
之教明先王之道有年矣他日出而致用昔將
處司牧之任有三事之責者也茲欲呻吟轉爲
謳歌盜賊化爲君子于此比隆成周之盛而度
越漢唐之治亦有其道歟其氣酌古今之姑蘇
直講究設施之術以俟他日舉而措焉

尤樾母病據例不得歸省晝夜涕泣懋許之歸

或以爲言懋曰吾寧以違

制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聞者歎服兩疏學
政時政條陳宿弊皆不報凡再乞休不允正德
改元陳勤

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

詔令敬天戒五事先後五疏乞休又不允居無何
引年以

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進南京禮
部侍郎又辭

詔許致仕懋既退而逆瑾之難作縉紳相繼蒙禍

人服其先見當道咸疏懋耆儒宿德

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

今上登極詔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
且暮忽構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續語不
亂衛守林有年至疾已劇臥榻上與論古今天
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
之道因及春秋列國名卿推許士會父子庶幾
歲除令親友各歸守歲嚮聊遂卒年八十六是
日未旦有星墜所居之前山有司以

聞與塋祭贈太子太保謚文懿懋曾度夷坦與人

言輒露肝膽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
在己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
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乎不拔性寡嗜欲衣
服飲食宮室器用隨寓而安薄田僅自給不求
增益辭受取予出處去就一於道義一毫不慊
萬鍾弗顧故自入翰林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
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十餘疏難進易退當於
古人中求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
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夜必露天焚
香默以親賢遠姦康國庇民為禱民生利害輒

爲上官言之其學以關閩濂洛爲宗本之自得
非有傳授亦世所聞見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
下事無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襲口耳
不涉支離故能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
論精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謂人心有
小大大以窮理小以慎獨謂政體始於格君心
收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足皆其所獨
得者一時同志若羅倫謝鐸莊景陳獻章皆極
推許諸人皆蚤世惟懋年踰大耄巍然獨存殆
天佑之以壽斯道也然倫嘗立鄉約過嚴則移

書責之其盡交誼如此

書云鄉約之行欲鄉人皆入于善其意甚美但

朱呂之制有規勸無賞罰豈其智不及此蓋賞罰天子之柄而有司者奉而行之居上治下其勢易行今不在其位而操其柄已非所宜況欲以是施之父兄宗族之間哉或有尊於我者吾不得而賞罰焉則約必有沮而不行者矣可不慮其所終乎在比之九五王用三驅失前禽夫子以爲舍逆取順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不能必人以爲從我也凡入約者必其誠意感乎革心向化而後可有不能從則當聽其出約今欲假官府之權力邀強制以必人之從已殆非所謂顯比之道也又聞族人有爲盜者必親置之死地此於當代之典先王之制聖賢之事皆所未聞孔子曰古之爲盜惡之而不殺也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罰不省若孟子所謂不待教而誅者蓋指殺人於貨之盜而言耳如穿窬鼠竊而皆殺之則彼黥人下國門之外者將何法以加之乎蓋曰公族其有死罪有司獄于公公既三宥之矣而又使人追

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然後爲之
素服不舉如其倫之喪親哭之夫以朝廷之上
法度所在其處宗族之死罪者若是而況於手
自殺之手又况罪不應死者乎以是知聖賢之
在鄉黨其所以處族人者殆有不然昔漢人有
爲盜者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彥方遺
布一端卒能化盜使之道不捨遺是不猶愈於
殺乎陽城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
良者幾千人溫公與康節在洛里中後生皆畏
廉耻欲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惡司馬端明邵
先生知是皆君子之居鄉有不約而自化者以
先生名德當不下於諸公自身而家自家而鄉
久於其道彼將自學何用汲汲乎強人以從約
重法以禁盜耶雖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
然某之愚實有不能無疑者深願先生熟思而
審處之如使今之吉豐亦如溫公廉節之洛則
朱呂之鄉約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
庶可行矣

諷曰小技爾予弗暇或勸以著述曰儒先之言

至矣盡矣又何加焉第刪其繁蕪可也嘗欲摘
選程朱後諸儒經書粹語爲集說及刊宋史之
繆患力不足而止平生所著惟蘭谿金華鄉賢
祠志及遺文數卷而已子孫皆天歿孫誥不慧
年八十一始生子接旣膺卹典

上優詔錄接爲國子生

石瑄字邦彥真定藁城人少博雅穎悟明周易
與兄玠齊名先後皆舉鄉魁成化丁未俱登進
士第時稱二鳳瑄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除檢
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羣館閣稱重之以纂修功

陞修撰侍

經筵講讀賜金帶四品服正德初士風漸漓於前

類多巧宦瑤憤世嫉邪作媒說以諷

說曰西里之婦有習

為媒者三年不成凡為絲蘿之好鮮叩其門金
憲蕭索將營他技聞國有大媒氏乃載束帛往
問之再拜而進曰自婦之為媒也膏脣錯牙毀
方削廉意隨波流辯逐風生化強為姦扛卑使
尊堅白同意燦爛紛綸時移喜怒咳定取于左
顧漢勝右麾齊劔自以為術已精矣一行而節
應再舉而轍亂久益齟齬行唾于塗立誓于垣
不敢出戶庭者歷寒暑矣將逃之他郊無復言
媒妁事竊聞大媒氏秀遇于道大呼而起肅而
之階下以祛愚婦之惑大媒氏呼而起肅而入
布席于堂斂神凝思屏左右人三引其端里媒
不悟迺閉之別室致資發排明日又問之對曰
將無夸毗大繁喻此夫錢功急大勞反指事圖
速成友敗與曰未也趣復入戶三日然後召焉

則見里媒之眉問樹樹然有動意曰幾矣得之矣問曰汝知吾媒有大權變乎曰然吾爲汝言之天下之道有經有權聖人用之智者效焉先王之道至大極遠吾儕中櫛賤婦委巷小人安敢議之雖然御有百車不如說驅兵有百萬不如反問是故我遇其常揚兵正旗三戰而勝功非我誰卒遇勃敵我計不展進與無所得退與有後患彼乃嚴兵以待我亂我乃騰飛語飾誇書賂左右私召姝嫁怨賈禍以保我軀是以亞父抑田單走樂毅奔晁錯討忠反遇禍正反蒙詭必如是然後兵可制勳可就矣媒有兵道焉汝之所習者蓋勤盟屢講朝平暮成葦食而更戰旣陣而後擊之法歟故口血未乾而盟已解圍柵未備而敵大至矣汝所謂知媒之常而不媒之變者乎吾爲三十年矣彼選入官亦復十年吾譽枯楊使爲春華吾畏白台使爲螟母吾言一出彼各心醉彼執一端我當其會收兩家之歡得三倍之惠卒有乖忤吾委諸其鄰其鄰不受吾委諸其親其親不受委諸他人彼自交惡而吾繫其身故吾老矣國中推善焉媒者

無以逾我而者婦壯子少孫行女感我者亦多矣雖然其難易之理成敗之數兩亦宜知貞女易成治女難成妍女易成醜女難成禮法家易成失節婦難成蓋其熾惡素定風聲素遠幸我輩者雖黃炫亂黑白顛倒使芍藥之艷得儕行露而升者以有此舌與齒耳故吾輩者爲正人小利爲邪人大利而然不及焉抑吾聞之嫁怨於人其怨將繁賈禍自戕其怨始大吾恐明王之世終無稅駕之所姑以幸歲利吾身而已乃更教汝爲之吾不仁吾不仁於戲大媒氏固不足取然其言時合於道特擇術之不精餽口之此亟以至北耳以吾觀之今之仕者何止一大媒氏哉而顧偃然自陞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以爲得計亦甚矣

已巳遂補南監祭酒教法嚴邃濟之以恕時闕瑾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監生查對軍用有患病不容給假瑤力主之晒

瞭黃冊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券父
盡酉瑠以

祖宗成憲不敢擅改答之諸生感悅會廷臣議令納
銀監生增報年歲或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恟恟瑠
拘集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冊至部亦竟無他
人益服其有見明年改北監祭酒教法如在南
時後晉南京吏部右侍郎尋調禮部右侍郎又
晉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庚辰主會試號得人
嘉靖初又晉禮部尚書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初
瑠法古爲文頗喜莊列在南監時取名士梅鷟

南唐書卷三十一
十一
爲季試首文體奇崛爲之一變癸未復主會試
所作錄文乃更醇雅人固莫能測也是年五月
陞吏部尚書每銓輒以職名書諸片楮爲丸納
袖中探而出之囑託不行七月仍兼翰林院學
士在

內閣專管

誥勅甲申五月兼

文淵閣大學士乙酉六月加

太子太保

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珩嘗以

大禮定議爲是而言或時有從違門生有當柄者
每謂其情懷不盡已而罷歸卒于家

上特贈少保諡文隱

按珣行義殆不止此姑舉諸集書之又未嘉王璫爲祭酒亦有

聲不得其事狀姑闕

魯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弱冠遊邑庠提學副
使薛綱愛其文由是知名全楚成化丙午領鄉

薦高等家在東岡嘗賦詩以見志

古樹岡頭屋

世只殘編住臨江漢東南會望到雲籠五百年

七澤鳶魚皆理道九州兄弟或顛連西周光鳳

將離起幾見梧桐日影圓弘治壬戌舉禮部第一擢進士高
第改翰林庶吉士少師李文正公東陽雅重之

授編修預修

孝宗實錄

武宗卽阼詔諭安南鐸充正使

賜一品服以行比至宣布威德正其儀禮諸所覬
遺悉卻之交人稱歎遷國子司業進南京祭酒
尋改北京鐸屢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事章
句南北士多所造就尤持清操湔宿弊摺紳歆
仰之屢謝病歸至是復得告廼闕園亭蒔花木
屏跡深居爲投老計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
疏謂經師易得人師難得鐸約質渾晦志尚清

純道足以鎮雅黜浮學足以訂頑立懦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况魯鐸與謝鐸人品爲類謝鐸以祭酒養病

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

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則今日之頌美陛下將亦同

孝宗矣一時撫按之臣暨兩都臺諫交疏論薦先後以十數皆謂德器溫粹問學淵源植德毅簡宅心廉直莊重渾厚之文可以華王言淳懿端恪

之行可以式鄉俗於是推卿佐者五皆莫之應
年六十七卒撫按諸臣以卹典請

詔諭祭一壇

賜謚文恪仍令有司營塋鐸性恬退器量深閎文
章節槩見推天下家居以身率物嘗作俗言以
勸鄉人有巨盜起掠民馬牛或給爲鐸物必釋
之其感化如此所著有蓮北使交東西廂已有
園諸藁若干卷藏于家

崔銑字子鐘更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仕至
叅政廉靖有開母李淑人之娠也芝產門閨及

月夢蛟龍驚寤而生啼聲洪亮風骨岐嶷見者
異之五歲口占成對十歲從父延安通四書毛
詩能文章明年從諸儒官游博及羣書年十五
講太極圖通周易能筮弘治戊午舉于鄉庚申
入太學祭酒謝鐸歷試稱首大奇之壬戌會試
又不利乃與三原秦偉馬理高陵呂柟榆次寇
天敘林慮馬卿同邑張士隆相友約明經修行
毋慕高虛毋溺訓詁毋耽詞章毋陷利名其志
毅然以洙泗爲師乙丑舉進士改翰林庶吉士
正德丁卯授編修預校

實錄戊辰會試爲同考官執欲私其子以託銑銑
不可竟出他手時閻瑾竊政囚戊元老奴僕端
揆銑與修撰何瑋見瑾長揖而已瑾怒謂其黨
吏部尚書張綵曰翰林白面後生輕薄如崔銑
尤甚欲重罪之綵不可瑋謂曰吾兩人不可易
節對曰銑安義命久矣是歲

實錄成瑾僞傳

上旨史臣未練政體各陞俸一級調部屬州縣銑改
南京吏部驗封主事部儲歲縱糧長易美以惡
銑廉出之糧長賂請權貴固執不可尚書謂曰

爾謫僕也何苦爲此對曰何勤非忠孰忠非分
竟格姦庚午瑾誅

召還史館辛未會試再爲同考時輔臣治文藝銑
上書勸以及時悟

主救民薦賢理財強兵毋事瑣末懇懇千餘言癸酉
冊封

周藩歸卻厚餽使道歸省甲戌還京掌

廷試卷充

經筵展書會講官有他故卽代之御史王廷相下
獄瀕死亟詣執政曲棊出之丙子

經筵講說命啓

上以擇相輔德納誨去讒頑戒逸豫時權倖錢寧錢
安庠鵬在側大銜之冬歷三考晉侍讀丁丑春
罷

經筵引疾求去少傅梁儲素重銑固畱之乃三爲
會試同考事竣得歸稱壽二親時陞已八袞矣
已卯作後渠書屋董耕授徒刪定二程遺書作
郡志庚辰罹母艱三年食粗異寢

今上卽位輔臣諫官交薦起修

武廟實錄以備

經筵癸未講論語開陳治本啓沃懇切尋擢南京
國子祭酒諸生相顧曰吾輩得師矣銑開誠心
崇正義明教條嚴祀事正文體獎雋彥警輕惰
禁遊戲清廩餘革蠹耗日衣冠坐東堂諸生朝
夕問難銑響答不倦周貧佚老問疾賻喪士林
大說逸尹梅繩南謫時友也抗瑾奪官貧且卒
矣其母自鬻書屋銑分祿以養病爲治棺歛先
內書堂中以待受教者厚幣來謁悉卻之甲申

議

大禮銑抗疏勸

上勤聖學辨忠邪以回天變自分必被逮已而報休

銑曰

天恩蕩覆見老父幸矣諸生愕然如失怙恃設帳爲
文贈曰忠孝兩全出處中道銑行不役一夫囊
中無江南一物惟攜古書數篋因自笑曰人言
金祭酒我今若冰矣公卿及諸生送者千餘人
從而渡江者又數十人羣拜潛然涕下銑乘醉
登舟歌曰故園菽水知堪養捷徑南山保未曾
歸見父陞愉愉如也日讀書涇上折衷羣言明
年喪內不復再娶及四方來學者衆銑教以研

經筵行曰道在五倫學在治心功在慎獨論學
曰古之好異者以明志今之好異者以昧心夫
正物之謂格至理之謂物今之異言也然則心
當何功而至善有別名乎聖賢之道如日月五
星點綴求異而不求其所循與否祇以抗名譁
世而已非昧其心與孟子曰良知良能心之用
也愛敬性之實也本諸天故曰良今取以證其
異刪良能而不挈非霸儒與論讀書曰讀經見
諸行事因事驗其經旨是故卒至不駭可以即變
矣邇言不俾可以出令矣小物克慎可以舉大

矣僕婢服義可以使民矣日誦六經不力行則
得其字爾丙戌惟父艱哀更甚於母時著松牕
寤言中庸凡演大學全文又著士翼政議中說
考文苑春秋家居十六年初號後渠客有遺泗
磬因號少石又定號曰洹野己亥立

皇太子

上慎選宮寮起銑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少師夏言政暇過談夜午忘歸贈句曰一字
不會通政府十年始得見先生尋進南京禮部
右侍郎庚子署戶部篆清耗燈弊無何進賀

萬壽聖節部例公贖悉拒不受時有風霾之變銑自
劾

溢旨慰畱冬過家疾作杜客調攝著讀易餘言卒
丑病不克南行議乞休未果病劇卒年六十四
銑博學善談從之遊者多所感發門人如吏部
郎中王與齡輩皆日夕依之不能舍去撫按以

訃聞

上遣官治葬

諭祭贈禮部尚書謚文敏子滂舉人先卒汲監生
至是仍

命以其孫卓補廕所著書多行于世天下學者惟
稱曰後渠先生

南離志卷第二十一

列傳三

劉丞直

宋濂

劉崧

王嘉會

張智

吳溥

穆孔暉

劉丞直字宗弼江西贛縣人幼穎悟博通羣籍

吐詞成詩卓犖如宿構者年弱冠始治經聞泰
和王以道明周易遂辭家從之遊者數年徧讀
其所藏書學益瞻而文益雄遂擢進士第入

國朝被薦召見

高皇帝與語奇其材識卽除國子博士吳元年太學
初設堂上官乃拜司業替襄祭酒許存仁立規
條以束諸生時在列者多貴游子弟目不知書
丞直每切切誘掖獎勵以是盡知大義一時學
者莫不敬業樂羣多躋顯仕每朝

上呼諸生試其所業有通悟者召丞直襄賞之丞直

為人剛正每面折人過存仁方將予告歸祭先墓丞直謂曰

主上天與人歸公爲儒臣宜竣登極不宜遽去存仁不聽洪武初存仁果得罪始悔不從丞直之言已酉浙江部使者缺人丞直侍朝

上召使前面諭持憲事宜拜浙江道按察司僉事時方谷珍初降人情洵洵丞直按部懲其尤梗法者一道肅清先是丞直與劉秩熊鼎朱夢炎皆出江西以文學知名當世氣誼相許會

朝廷方修典禮丞直及秩輩皆與焉書旣進擢秩

知崇明州豪猾之徒相與構陷之遂坐謫籍丞
直行部遇秩子靜於途厚遺之靜時年十三適
上遣使巡問四方靜匍匐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
馬前使者憐其幼以狀聞

上勅臺臣申勘其事於是改授秩以他官而坐誣者
罪丞直之力也其曲盡友道類此時丞元亂後
國法嚴重丞直按浙三年遂以疾乞歸從之家
在空同山陽自稱空同雲樵學士宋濂爲之作
賦王以道嘗爲丞直言其避兵荆沅至洞庭之
君山遇異人長髯碧瞳授以龍虎金碧丹經受

而行之志氣日愈冲鬱丞直得其書以爲異端不之信也既隱居多疾乃据其方術導引吐納宿疾皆蠲竟以壽終有雪樵詩集傳于世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幼聰敏強記從同郡吳萊黃潛學爲古文有聲元至正中有薦濂翰林編修官者濂以親老辭歸服道士服隱居青蘿山中著書號龍門子歲辛丑金華旣歸附高皇帝遣使以書幣徵至金陵與括蒼劉基葉琛章溢四人同見

上問以取天下大計濂以不殺對

南唐書卷二十一
上大悅日被禮遇建禮賢館以居之擢濂江南儒學
提舉既而遣授太子經每詢以治道未嘗不以
仁義爲言甲辰十月改起居注嘗侍

上御端門論黃石公三略濂進曰尚書二典三謨帝
王大經大法之所具載願

主上講明是書心學復傳矣乙巳三月濂臥病館舍
上聞之憂形于色曰宋起居誠篤之士不參以分毫
人僞侍予五年猶一日也顧謂侍臣曰爾往傳
予命俾歸山中父子祖孫驩然同聚必速愈矣
愈則必亟造朝國家文翰庶有賴哉乃贐以金

幣太子致贈有加濂歸上表謝且奉書太子勉以孝友恭敬母情母縱懋脩德業以副天下之望

上覽書喜甚褒以御札曰先生教吾子以嚴是不佞也用時言講解聖人之意以教之是不固也以忠直立心以節儉制行是得體也昔聞古人今親見之仍侑以文綺洪武二年濂終喪詔修元史以爲總裁官六月進翰林國史院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

上方稽古以新一代耳目正彝倫復衣冠制禮樂立

學校凡先王之典多講行之而濂寔與其事三

年以夫朝參左遷編修四年遷國子司業嘗作

六經四子論以迪國子六經論六經皆心學也

經之言無不該六經所以筆吾心之理無不具故六

故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

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

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

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尊民莫過乎

樂由吾心備人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

心有是理故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皆則影

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

亦較然矣然而聖人一心皆理也衆人理雖本

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人復

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其人溫柔敦厚

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

教焉廣傳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淨精微

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

教焉屬辭此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嗚呼聖人之道惟在治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卻敵哉大哉心乎正則治邪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騫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虛遠而不返卑者安於淺陋而不辭上下相習如出一轍可勝嘆哉然此一些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小入燕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閭安得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焉則專乎其難入中焉則沒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周孔之所以聖顏曾之所以賢初豈能加毫末於心

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冰炭之不相入也察其所窮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之爲何物也然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晦心無古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上者哉四子論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孔子及門人問答之微而記于曾子有子之門人大學亦孔氏遺書其經一章孔子之言而曾子所傳十章則曾子之言而門人記之中庸三十三章子思之所作孟子所著或曰其門人之所述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蕭望之張禹皆以傳授而諸儒多爲之註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註之者鄭玄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註之後遂顯矣爰自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傳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爲之註大學中庸則爲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矣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然而先儒之論以謂治六經

者必先通乎四書四書通則六經可不治而通也至於六經四書所以相通之類則未有明言之者以余論之治易必先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治春秋必自孟子始治詩及禮樂必自論語始是故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春秋以貴王賤霸誅亂討賊其要則在乎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而孟子尊王道卑霸略開異端距邪說其與時君言每先義而後利故曰治春秋必始於孟子也詩以道性情而論語之言詩有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禮以謹節文而論語之言禮自鄉黨以至於朝廷莫不具焉樂以象功德而論語之言樂自韶舞以及於純嘏繹之詠莫不備焉故曰治詩及禮樂必始於論語也此四子六經相通之類然也雖然總

而論之四子本一理也六經亦一理也漢儒有
言論語者五經之管轄六藝之喉衿孟子之書
則而象之嗟乎豈獨論語孟子爲然乎故自陰
陽性命道德之精微至于人倫日用家國天下
之所當然以盡乎名物度數之詳四子六經皆
同一理也統宗會元而要之于至當之歸存乎
人焉又作孔子生卒歲月辯曰孔子之生傳記
爾所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
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氏之說年之與日
同於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則與公羊實差
一月月固差矣至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此年
仲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語云仲尼
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爲二十一年生也司
馬遷著孔子世家云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
則與公羊穀梁實差一歲日月雖與公羊同而
月復與穀梁異杜預主司馬遷以注左氏傳謂
二十二年生司馬真主穀梁公羊以證史記謂
二十一年生遷誤爲二十二年者蓋以周正十
一月屬之明年也孔若古主公羊穀梁謂爲不

易之論胡舜陟主司馬遷講如穀梁公羊所書
則孔子出處之年與經史諸子皆不合孔祖
亦主司馬遷羅必之議略與宗翰同洪興祖
穀梁而謂周家改月十月二十一日庚子卽夏
之八月二十一日焉夫疾見傳記駁辭則造爲
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巳酉之歲也足
歲八月置閏以曆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
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爲十一月朔氣又三四日
方爲庚子是孔子之生巳在十一月之節矣既
在十一月則是孔子之生巳在十一月之節矣既
書于十一月則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于二十
二年而於月則以節書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未嘗誤
也穀梁於年於月皆據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未嘗誤
實而書於月則以節書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未嘗誤
馬遷於年則以節書實而書公羊於年亦未嘗誤
之不齊何如濂應之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
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夫孔子
時又爲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
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微乎爾孔子所生
之年吾當從公羊氏穀梁氏然以春秋長曆考

之二十一年巳酉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孔氏
月之二十一日孔子所生之月吾當從穀梁氏
注家謂巳酉爲巳卯卯酉之文相近故誤書也
曰孔子周流諸國之年世家所紀多可於考宋
之大儒或取之若如子言無不遲一歲者遷尚
不足信乎曰衛靈公之時孔子適衛又適陳匡
人以爲陽虎而拘之世家謂孔子使從者爲甯
武子臣於衛然後得去按甯武子仕於成公之
朝至穆公末武子之相巳與孫良夫將兵侵
齊則武子年當耄矣復歷定獻二公凡三十七
年至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至衛使武子猶在
其年將一百五十有餘歲矣武子之事然也孔
子之年乃獨可信乎非惟此也孔子去魯世家
謂定十四年表則又謂爲十二年表以年表爲
是則以世家爲非以世家爲是則年表爲非一
書之中自相矛盾若此他蓋不足深論皇王大
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言行且
爾而况於年乎曰洪興祖謂周之十月卽夏之
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
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漢

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冬十月舉前後以例之
則周制可知孔子作春秋行夏之時為萬世法
不過截于丑二月於前歲之終耳月固不改
也否則春入於夏夏入於秋錯亂而不成歲矣
曰馮去疾謂十月庚子在大雪後即為十一月
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星史曆生以六物占人
休祥當氣會之文固有生於巳酉而以庚戌歲
推之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此野人之語舍之
勿以汁齒牙可也曰孔子之生子既得開命矣其
卒之時亦有一定之說乎曰左氏云魯哀公十
六年夏四月巳丑孔丘卒司馬遷尊之諸儒又
從而遵之理之所在孰得而違之故孔子所卒
之年吾當從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歲也是
歲四月戊申朔有乙丑而無巳丑巳丑乃在五
月之十二日巳與乙文亦相近故誤書也所謂
乙丑則四月十八日謂當夏正二月十八日者
非也謂十六年為辛酉巳丑日為戊戌者亦非
也自壬戌歲上遞巳酉孔子之年乃七十四謂
也與致疑於是而謂今不可考矣子乃贊言之

何耶曰衆言紛淆者當折衷以經經無明載當
索之於傳索之於傳不猶愈於史乎謂今不可
考者過矣曰予之言辯則辭矣夏周二正千古
難決之疑也何言之若易易耶曰是非爾所知
也雖盤桓之松以爲煤盡刻溪之藤以爲是
皆未能竭吾家也他日當爲受春秋者詳焉是
年秋以議祭孔子禮稽緩貶知安遠縣乃上孔
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
予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
敬則無福奈何今人之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
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南而祝告利成主人立
于阼階上而尸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
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
主人盥升自阼階祀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
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
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安尸尸醑
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
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

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面三
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
十七年之制樂神於南河而行禮者北而則非
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小主以栖神天子諸
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來帛以
依神士結茅為菑無有後設之事開元禮亦謂
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
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
開元八年之制博上而肖像焉則失禱而明之
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
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是陽達於
牆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簋蕭蓋求神於陰陽
也今用蕙薷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六
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同栢共之火既監
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
則不嚴且敬也今以乘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
有道有德者使汝焉死則為樂祖祭於警宗此
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擇奠于
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

聖先師則所以與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皆自與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恃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層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庶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佑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莫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

爲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
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
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
有無也今則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
所謂亂世之音者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
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仿佛儀禮
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卽尸
醋主人主婦及賁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獻者
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爲
河瀆之宗海也嶺山岳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
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
有人心者孰能然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
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
乎淮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
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
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各以次而列焉臯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
契夷益傅說箕子皆可與享于先王天子公卿
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
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

苟如其事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
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
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處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
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
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
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上不爲然十一月召還授禮部主事五年冬遷太
子贊善大夫六年七月復以爲翰林院侍講學
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

八月

上命濂與詹同樂韶鳳等纂修大明曆日一百卷又
與吳伯宗朱右等修寶訓五卷每旦侍膳燕見
必命茶賜坐濂素不能飲一日侍飲醉行不能

成步

上見之歡甚爲詩賜之仍命侍臣咸爲歌辭且曰使後世知吾君臣同樂如此也九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仍兼贊善大夫擢濂長孫慎爲殿廷儀禮司序班復召濂仲子璿爲中書舍人子孫聯班內廷儒者榮之濂旣老難于步趨

上命選良馬以賜復爲作良馬歌命詞臣咸賦之以示優寵十年正月濂年六十八

上憫其老命致仕歸鄉里及陞辭

上以御製文集賜之加鈔綵段及衣三襲命濂孫慎護之歸家濂上表稱謝

上復以手詔答之自是每歲一朝至則恩遇之甚厚十三年璉以事得罪濂當連坐有司請罪之

上以濂舊臣特命居於茂州十四年五月行至夔州卒所著有潛溪集四十卷蘿山集五卷龍門子三卷浦陽人物記二卷翰苑集四十卷歸田集四十卷長子瓚與璉俱以能書名

劉崧字子高吉安泰和人元季嘗領鄉薦遇亂不及會試教授鄉里淹貫經籍尤長於詩洪武

三年以材學舉至京師授兵部職方司郎中
高皇帝雅知之嘗祭方丘崧與吳琳宋濂輩侍從應
制賦詩六年陞秩北平按察司副使居官以清
苦自持十年考績偕諸道憲官入朝會更定外
官九年爲任

上賜慰諭曰今天下太平爾等膺名秩食厚祿而民
隱未盡昭恤非爾之責與惟是新制考績必待
九年其各還司慎乃憲度毋玩民事毋干天紀
後此能復見朕則爾等爲奉職矣居無何坐事
輸作京師尋放歸鄉十三年春正月丞相胡惟

庸等誅罷中書省惟設六部

上特賜手勅起崧爲禮部侍郎賜以誥曰國家以禮導民將使天下之人皆由之其品節之分制度之詳亦旣考定而頒行矣非得明達朝章者典之豈足以儀表中外乎爾崧學通古今舉止詳雅故命爾爲禮部侍郎爾其敬以持身恭以將事俾朝廷之禮粲然有倫則海內嚮風而有化民成俗之效矣往居迺職爾惟懋哉未幾命署吏部尚書五月甲午雷震奉天殿

上謂崧等曰朕自卽位以來十有三載夙夜兢業不

敢怠荒惟恐治不古若聞者上天有警朕心不
寧此必朕有失德政事有乖卿等宜悉陳朕得
失毋有所隱崧等頓首曰人君一心上通乎天
災咎之至惟修德行仁可以弭之今

陛下遇災能懼省躬思過復開導臣等盡言臣聞
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能修人事所以消天變也
上曰唐虞之時君臣更相戒勅卿等輔朕當以古人
爲法盡心無怠尋以老疾乞致仕許之賜以勅
諭曰君子之生也莫不由父母之賢師友之訓
以成其材及其壯也則推而行之以致君垂拱

利澤群生斯仲尼之道君子之志也卿學問該博踐履篤實負成已成物之器備剏繁治劇之才正宜佐朕以理天下奈何年齒衰老難於步趨故不忍復煩以政特賜致仕卿其去朝歸于鄉里宜慎所養以樂餘年十四年三月

上思其老成宿學遣使以國子司業起之一見歡甚賜以鞍馬居位未十日遽得疾猶強坐授訓諸生疾革祭酒李敬問所欲言崧曰

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及家事卒年六十一

上重惜之親爲文以祭之曰惟爾有學有行發譽儒
林朕嘉爾能屢常擢用邇者遣使召司業成均
簡在朕心期于成效夫何不數日間遽然而逝
朕甚悼焉已令有司備禮殯殮靈車歸葬特以
牲醴致祭松博學有志行家素貧及貴未嘗增
置產業居官十歲不以妻子相隨清苦如布衣
時其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往至則遣還每
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輟至五鼓則衣冠起坐待
旦值北平兵革之後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
寬厚以存大體尤慎威刑之用遇小人險狡輒

百履六卷二二一
先事防制溫顏巽詞而見者凜然及致仕歸益
自謙下學問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
政歲歉其姻族之人不能以自養者輒周給之
崧數歷中外尤以文學受知於

上其爲文雅粹爲詩有唐人風韻所著有北平八府
志東遊錄嶺南錄及詩文十八卷藏于家有軼
方集行于世

王嘉會字原禮浙江嘉興人少博洽負俊聲元
末累舉不第乃客授松江爲人溫淳和緩後進
樂就講論鼎來者修艇戶恒滿上海令康伯愚

見其詩辭敦雅敬禮之引爲上賓使以文章飾
已吏事會詔舉明經嘉會應聘至京

高皇帝命賦詩應制稱

旨復試其文賞異之除授翰林院檢討洪武十五
年九月陞國子右司業時宋訥爲祭酒太學生
常數千人嘉會與訥及左司業龔敷嚴立楷範
三人者春秋已高鬚髮鬢如正其衣冠旦夕端
坐諸生雲集階下肅然望而畏之以是士類率
教多所造就吏部取擢輒能其官

上知其勞眷待殊厚十六年冬以老疾乞歸優詔調

治十七年七月特賜致仕未啓行嘉會卒于官
舍年八十餘

上深嗟悼命禮部移文應天府給舟車還其喪及發
引又

詔命所在官司備禮祭之

張智字玄略延平順昌人元末父昇元以神童
薦補太學授秘書郎五遷至江西儒學提舉智
生而聰穎讀書過目成誦羣兒爲嬉戲之事必
正色端謹如老成人侍父學於南昌長益勵志
問學嘗慨然嘆曰采玉必於崑山琛珠必於滄

海爲學豈可不出戶庭哉卽日挾策入元都交
當世名士用薦入國學四方兵興以才出參閫
省機務省臣承制授智同知新喻州事已而知
事勢不可爲浩然退歸徙居建陽崇化里洒掃
一室置古今書籍其中窮搜博覽沛然有得未
嘗窺門鄉黨爭企慕之洪武戊午以明經應薦
爲湖廣夷陵州學正凡九載以內艱歸辛未服
闋入朝尚書趙勉言其學行

高皇帝亦訪知其才可用遂超拜禮部試左侍郎卽
首言宜以書籍頒布北方學校議者以費財不

便智正色曰使賢才彙征利益生民何惜此費
衆大慙未幾實授右侍郎秉禮不遷綱紀秩然
人皆敬服是時諸儒多有不稱任使者至嬰顯
修

上勅智等曰古之儒者務學以明體適用窮則忠信
篤敬以淑諸人達則忠君愛國而澤被天下朕
自御宇以來擢用儒士布列百司思得其人以
稱其任而卒少見其效何也良由師道不立故
成材罕聞爾禮部宜以朕言論天下俾凡爲儒
者必恪遵古先聖賢之道以修己教人毋徒尚

文藝云智請首行于太學從之智尋奏言歲貢生員舊制中式者送國子監不中者罪有司停學官俸生員罰爲吏今不中者遣還讀書有司教官罰如故是生員不率教者無所勸懲也

上迺命更定其制不中者有司官任及三年論如例二年者停俸半年一年者停俸三月學官無分久近罰如例生員廩食五年者爲吏不及者遣讀書次年復不中者雖未及五年亦罰爲吏壬申三月丙子

懿文太子薨命禮部議喪禮智上議曰喪禮父爲

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易月服齊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卽日於公署齊宿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麻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奉慰禮其當祭祀及送葬者仍衰經以行在京停大小祀事及樂至服闋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舉哀次日成服行禮停大小祀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內外文武百官行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府庫百官俸祿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
光祿寺供具百官惟致哀行禮餘如智議尋以
時享在邇令智與翰林院參考古制智等奏曰
王制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不敢以卑廢尊
也今定議天地社稷先師歷代帝王須用樂外
惟太廟乃祖先神靈所在國既有喪而時享仍
用樂恐神不樂聽宜備而不作詔從之其所建
白多此類也居二歲以事左遷爲國子學錄尋
陞博士建文中陞司業嘗奉

命代祀孔子於闕里

博士王紳送

張司業代祀宣
聖皇嗣不祥奉禮

秩無文幽明詔時靈小大齊駭奔況茲曲阜宅
魏巍闕里尊神靈隲斯萃於焉致明禋肅將豈
無人顧屬耆德臣精誠冀有托遠此皇意悖軺
車戒遠道宴餞及良辰雲山形東魯歸途春正
殷永樂初

文皇帝幸學智講周易賜賚甚厚智爲人儀容儼肅
多識典故教人以規矩開導獎勸老而弗倦丙
戌七月卒年七十有二十大夫莫不悼惜之

吳溥字德潤撫州崇仁人少從渭南令鄧伯恭
游作恭奇之謂其父思清曰此子器宇不凡異
日必能大公之門矣弱冠舉孝廉不就洪武丙
寅充縣學生受春秋於前進士李原成文藻大

見稱賞家雖貧窘而祁寒盛暑不少厭學同輩
侮之恒不與校領庚午鄉薦以疾弗果上春官
尋罹思清憂哀毀骨立幾至不起服闋教書以
自給未豐羅師程時分教縣學折節與交每稱
溥曰篤學古君子也乙亥入爲太學生嘗奉

詔宣諭武臣使雲南總兵官贈以文綺不受尋閱
士伍使福建一無所私人稱其廉介比還太學
時太常丞張顯宗攝祭酒事嚴毅方正於諸生
中獨器重溥爲延譽薦紳間建文庚辰試禮部
第一廷對賜進士出身以溥爲冠擢翰林編修

永樂初與脩

高皇帝實錄書成陞脩撰尋纂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戊子用祭酒胡儼薦陞國子司業爲人清慎嚴重造次必以禮其教學者必使致力本原曰事口耳之學以取近利非士也每晨五鼓坐堂上視諸生所習爲之講說懇懇不倦而革其涉獵蹈襲之弊授受終日危坐無怠容學者皆心服之前後監學之師以實心古道爲教如溥者少矣

仁宗皇帝在東宮時監國南京眷遇殊厚欲擢用之

竟不果宣德改元通政使陳璉奉命掌國子監
事九月甲午設宴公堂溥從容笑語如平時酒
闌忽得風疾昇歸私第以是夕卒享年六十有
四臨終無一語及身後事但屬治喪不用浮屠

所著述有古崖集

祭酒胡儼字故國于司業吳

少至老勤學好問攻苦食淡持志堅如金石不
妄交不苟取寡言笑居貧晏然終日端坐如對
大賓可謂篤實君子也然遇事物交接或有忤
其意者亦輒忿疾見諸辭色不可假借雖嘗拂
人不堪亦或喜其直耳每自反曰大賢於人多
容吾寧茹之於是台忍巽順處亦多以此人尤
敬焉初以春秋會試禮部遂魁多士入翰林為
編修歷修撰亦既有年聲聞益彰余時承乏曹
監奉命充史官遂薦先生為司業攝監事上
下以為得人而六館之士咸安之至于今人無

問言先生既歿江西按察使事王孟堅過其家
得先生平日所為詩若干篇既已板行未為之
序噫先生余故人又同僚也義不得辭乃為之
序曰詩言志也先生之志不事浮藻故其言質
實而不浮殆所謂布帛菽粟而溫厚和平之意
藹然見於辭氣之表其視世之纖媚工巧者不
侔矣蓋其為人無表襮是以其言亦如之凡誦
先生之詩者可以知其志知其志亦可知其人
矣夫余故拜其平生以為之序九原有知抑將
以余言為不安也而孟堅師友之義忠厚之意
焉溥在翰林及國學二十餘年操守如一日未
嘗一涉足權貴人之門權貴人亦若莫之知或
念溥久待次不遷勸其少貶以徇俗者答曰遇
不遇命也吾知安命而已安能枉已哉天下之
為士者皆高之家素貧然篤於義故人有遺孤

貧無依者輒賑給不吝及卒無以爲斂云子與
淵以道學聞于時亦古村有父風天順中以隱
士徵授左春坊論德不拜學者稱爲康齋先生
穆孔暉字伯潛山東堂邑人少端慤寡言博觀
經史有深潭之思弘治甲子有

詔用洪武舊制以京職兼主各藩試事主事王守
仁校文山東置孔暉舉首時論稱得人焉乙丑
連取進士改翰林庶吉士除授檢討每玩索有
得輒輯成編同館崔銑見之嘆曰橫渠妙契疾
書今復見矣正德己巳逆瑾用事惡翰林儒臣

不附已因纂修後以擴充政務爲名調南京禮部主事庚午召復檢討同考辛未會試所得多知名之士壬申陞本監司業既至以身率諸生惟令靜默窮究義理毋瑣瑣口耳記誦中人以上類多從之癸酉改北監罹艱歸然後被教之徒思模範如孔暉不易得也服闋改翰林侍講在

經筵進講經書多所規諫嘉靖壬午主考順天鄉試簡拔尤精尋歷春坊庶子兼侍講學士太常寺卿仍兼學士卒贈禮部右侍郎謚文簡孔暉

天性好學雖王守仁所取士未嘗宗其說而非薄宋儒晚年乃篤信之深造禪學頓宗臨没作偈有到此方爲了事人之句論者以此少之其所作詩文精確不苟在南監時宅中多竹吟諷有得輒題其上後郭維藩爲司業南行贈之以詩有句云書聲山下月詩思竹邊秋崔銑謂玄庵一聯摸寫臻妙境矣每舉以爲詩家三昧云玄庵蓋孔暉別號也